

29 徐州會戰

徐州地處豫、魯、皖三省交界，近代又是隴海鐵路與津浦鐵路交會點，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自古以來就是兵家必爭之地，所謂「彭城（徐州）之得失，輒關南北之盛衰」。據統計，自春秋戰國以來，發生在徐州及其附近的戰爭就達一百五十次之多。漢劉邦就是由此開始他的爭霸大業，西楚霸王項羽也以此為其舊都。

「蘭封大戰」甫畢，徐州便成為馮玉祥志在必得之地，只是慮及沿津浦線北上之第一集團軍距離徐州尚遠，近期恐難收南北夾擊之效，正猶豫不決之際，他得到了一個錯誤的情報：何應欽軍已過固鎮，張宗昌及孫傳芳軍皆北潰。馮認定會戰時機已到，遂於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十日發出〈令前方將領整軍向徐州挺進電〉：「據漢口交通界由徐州電機得到消息，徐州之敵已開始退

卻。按說敵屢受重創，棄徐北遁，應無疑義。我軍應取處置如下：（一）騎兵軍迅速向徐州挺進，到達徐州後，注意搜索殘敵，及時與津浦我軍何總指揮所部聯絡。（二）中路軍（韓復榘）、右路軍（鹿鍾麟）應速向徐州方面進展，唯需偵明敵情，布置周密。（三）左路軍（孫良誠）亦速前進，迅占領定陶、曹縣之線。（四）劉總指揮鎮華以一部圍考城，一部迅速占領濇澤。（五）劉汝明軍仍在蘭封策應各路。」（註一）

這裡要插兩句話：有人講，韓復榘在徐州會戰之初，「恃勇倔強，抗命前進」，結果「壞在一個『貪』字上」。那麼韓當初究竟是「抗命前進」，還是奉命「速向徐州方面進展」，從馮玉祥的電報中不難得出結論。

在津浦線上，孫傳芳軍與直魯軍丟失了南京與合肥後，準備撤往徐州。杜鳳舉、于學忠、程國瑞等部退守固鎮大橋，於津浦線兩側布防；孫傳芳麾下之鄭俊彥、路展臣部退駐徐州北部之子房山；直魯軍徐源泉部退駐徐州西北之九里山；直魯軍司令部駐徐州城內「花園飯店」，市內駐兵兩旅。

第一集團軍由浦口進入安徽後，蔣介石正忙於在南京組建新政府，同時也希望第二集團軍首先進攻徐州，因此並未積極北進，而是與北軍對峙於固鎮大橋以南。

蒙在鼓裡的第二集團軍在馮總司令的一聲令下，已向徐州疾進！

（註一） 馮玉祥：《馮玉祥軍事電報彙編》，卷二，第二十七頁。

參加攻徐之第二集團軍主要由中路軍（韓復榘）、右路軍（鹿鍾麟）和鄭大章騎兵軍擔任。左路軍（孫良誠）負責在魯西牽制直魯軍。

擔任中路的攻徐主力韓復榘軍一馬當先，走在大軍的最前鋒，十二月一日占領徐州以西八十公里的碭山，二日克黃口，連下兩鎮。在徐州西北九里山設防之直魯軍第六軍徐源泉部又遭鄭大章騎兵軍襲擊，向徐州潰退。張宗昌急調固鎮于學忠軍前往支援。韓軍晝夜兼程，抵達並攻占徐州西北郊九里山，同時占領隴海路徐州北站，切斷津浦鐵路，直薄徐州城下，將張宗昌、褚玉璞圍困於城內。張、褚急調徐州東、南及濟南之軍隊馳援。未幾，韓軍一個團已突入徐州城東關。在隴海路上，如狂飆突進之韓復榘軍將友軍遠遠甩在後邊，事實上已成孤軍深入之勢。

張宗昌在徐州城內「花園飯店」召開緊急軍事會議，並邀孫傳芳軍參謀長孟興奎及軍長路展臣與會。會議議決：徐州守軍統歸鄭彥俊指揮，全力奪回九里山。路自告奮勇，願率本軍拿下九里山，所遺子房山陣地由於學忠軍接防。張命令警衛旅之祝鳴德團及一個手提機槍連，在城內陸軍兩個旅的配合下，將從東關突入城內的韓復榘軍一個團驅出城外。

直魯軍與孫傳芳軍在雨霧迷濛之中，猛攻被韓復榘軍占領的九里山及隴海路徐州北站，戰鬥異常激烈。路展臣眼見戰事遲遲沒有進展，氣急敗壞，脫衣赤膊，親臨前線，搖旗指揮作戰。

九里山橫垣在徐州城西北，如同一道天然屏障，是著名的古戰場。當年韓信於九里山下兵困項羽，致使「力拔山兮氣蓋世」的西楚霸王「無顏見江東父老」，別姬自刎，令後人嘯唏不已。

當韓復榘偕參謀長李樹春及參謀部人員在城東關外督戰時，驚異地發現直魯軍及孫傳芳軍漫山遍野，如潮水般由東、南、北三個方向湧來，大惑不解，回過頭來詢問站在身後的第一集團軍前敵總指揮何應欽派來的聯絡參謀何競武：「你們部隊究竟在什麼地方？」原來何參謀前不久曾向韓轉交一則第一集團軍前敵總指揮部的電訊，稱第一集團軍前鋒已越過固鎮，到達徐州以南不遠的符離集、曹村一線，徐州四郊已無敵蹤。何支吾其辭，所答非所問。韓從來「眼裡不揉沙子」，再三追問，何始透露：第二集團軍尚在固鎮大橋以南！韓感到自己受了騙，立刻大發脾氣，對何厲聲說：「你們的情報怎麼假的呢！聽說你們南方軍隊都有什麼政治工作，這政治難道就是不講實話，專害國家、害朋友的？你們今天是不是又在這裡耍政治啊！」何連聲說：「這是誤會，這是誤會……」（註二）

被困在徐州城內的直魯軍得到增援，立即出城反攻，裡應外合，反將韓復榘軍包圍在徐州西北一隅。是時，石友三軍、鹿鍾麟軍尚未趕到，鄭大章騎兵軍只能在周邊奔襲策應，一時難解韓軍之圍。

韓復榘孤軍奮戰，指揮若定，官兵反覆衝殺，前仆後繼，始終保持旺盛的士氣。在豫東戰場上屢屢受挫的張宗昌，為雪前恥，發誓要置韓軍於滅頂之災，動用飛機、鋼甲車及俄兵助戰。韓軍與數倍之敵激戰四晝夜，戰事異常慘烈，傷亡官兵六千多人，其中旅長二人，師長孫桐萱、曹

（註二） 傅瑞瑗：〈韓復榘舊事〉，《縱橫》，第四十四期，第三十六頁。

福林亦受傷，其傷亡程度甚至超過後來的彰德大戰。

時任韓復榘參謀官的傅瑞瑗，晚年（退役前任臺灣防空炮兵司令，授空軍中將銜）在臺灣做「口述歷史」，對這次戰鬥曾有一段生動的回憶：「蘭封大戰後，韓先生率我軍緊追張宗昌，孤軍深入，直逼徐州。在九里山附近，我軍被北上支援的孫傳芳軍和張宗昌軍包圍。我軍寡不敵眾，由九里山退到郝寨。張宗昌的鋼甲車沿鐵路向郝寨衝來。韓先生率我們參謀部人員騎馬迂迴到鐵路以北的一個小村子裡。我們（眾參謀）原想騎馬躲遠一點，可是韓先生卻下了馬，若無其事地說：『咱們先休息一下。』並叫我們把馬牽遠一點，以便隱蔽。我們藏在幾個秫秸堆後面，但是鋼甲車還是發現了我們，朝我們打了幾炮，把秫秸堆都打散了，大家都伏在地上，十分緊張。韓先生卻笑著說：『俄國老毛子的炮打得還相當準呢！』過了一會兒，有二、三百名俄國兵從鋼甲車上跳下來，在炮火支援下向我們衝過來。韓先生指揮我們兩三人編成一組，分別爬到幾個房頂上，並命令我們：敵人不到二十米不准開槍，他自己則蹲在地上指揮。韓先生又派人繞過村子北邊，去向後方的張凌雲師長傳達他的命令：穿過鐵路，從右側包抄鋼甲車。我們原以為要調增援部隊上來，沒想到韓先生卻是命張師長去包抄敵人，大家都很驚慌。韓先生笑到：『你們這些當參謀的，平時做計畫，頭頭是道，怎麼一打起仗來，就都變成餐饅了！』當敵人離我們五十米時，因後方出了問題（張凌雲師包抄），天又漸漸黑了，敵人摸不清我方虛實，再不敢貿然前進，又都回到鋼甲車上，返回去了。韓先生說：『好了，老毛子都跑了。你們去找人熬點小米稀飯，

我不餓，就是渴。」韓先生又問我們誰帶紙菸了，當時馮先生的軍隊是不准吸菸的，一位軍械官尷尬地掏出菸來。韓先生深深吸了一口菸，悠然說：『人到愁來菸酒多』，接著又讓大家都吸。韓先生自始至終都鎮靜自若。」（註三）

傅瑞瑗就此有感而發，講了如下一段話：「到了我這個年齡（八十四歲），已不必對一件事做違心之論，更不必言過其實。本著良心和良知，我可以這樣說：在我一生戎馬中，耳聞目睹的陸、空軍將領如同過江之鯽，但像韓先生這樣與部下同甘共苦，戰場上臨危不亂、指揮若定的將領，我實實在在沒見過第二人。這話在十幾年前，我曾在臺北對石筱山（敬亭）講過。石先生當時說：『我很理解你這個想法，這絕不是對韓向方（復榘）的過譽，因為我太瞭解他了。』」（註四）

正在金鄉的直魯軍劉志陸部向碭山以西的楊集運動，企圖切斷韓軍的退路。第十軍軍長劉汝明奉馮玉祥之命率部前往楊集，狙擊劉志陸軍。

其後又有人說了：劉汝明當初本不願去支援韓復榘，理由是韓曾一度投晉。劉在其回憶錄中曾詳細記述此役，但未言及這方面的因素。反之，劉在其回憶錄裡倒是坦承他與韓私交甚好。更何況劉軍之閻尚元旅當時正隨韓軍作戰，劉焉有坐視不救之理！

「落井下石」是某些人的慣用伎倆。

（註三） 傅瑞瑗：《口述歷史》。

（註四） 傅瑞瑗：《口述歷史》。

遠在鄭州大本營的馮玉祥於十二月六日給韓發了一個〈告韓復榘攻防戰略電〉，電文如下：「郝寨飛送韓總指揮復榘弟鑑：連日圍攻徐州，急切難下，極為惦念，有應行注意者三事：（一）屯兵堅城之下，兵家所忌……（二）津浦路上北伐軍如猶遲遲未進，我軍應宜迅速暫離徐州四、五十里處，休息整頓。（三）第十軍劉汝明之部隊，你亦可用於第一線，但需配在左翼，不可使用於正面。」（註五）

馮玉祥擔心韓復榘戀戰，又明確電令韓復榘軍、石友三軍、鹿鍾麟軍分別向後引退，在李莊、黃口一線設防，靜候第一集團軍北上，再圖會攻徐州。

是時，劉汝明軍已肅清楊集之敵；韓復榘亦率部殺出一條血路，自郝寨突圍而出，迅速撤至李莊、黃口之線待命。

第二集團軍第一次攻徐之役功敗垂成。

第二集團軍第一次攻徐受挫，究其原因，一是情報不準而導致判斷錯誤；二是各攻徐部隊之間配合不協調。歷史學家丁中江則認為是「馮軍久戰，疲憊不堪，攻抵徐州時，既無攻擊計畫，又缺乏充分兵力，因此對方南北兩面大軍增援後，即告不支而退。迨何應欽大軍馳援，徐州雖克，可是張宗昌等均已先逃，未能一網打盡。」（註六）

（註五）馮玉祥：〈告韓復榘攻防戰略電〉，《馮玉祥軍事電報彙編》，卷二，第二十七頁。

（註六）丁中江：《北洋軍閥史話》第四百八十頁。

十二月九日，沿津浦路北上的第一集團軍終於進至曹村。十日，何應欽致電馮玉祥，約定第一、二集團軍於十四日會攻徐州。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馮玉祥電令韓復榘、石友三、鹿鍾麟、鄭大章等軍發動第二次攻徐之役。韓復榘軍擔任中路，沿鐵路正面前進，矛頭直指徐州城北之隴海車站及茅村車站，劉汝明軍在韓軍之後跟進；石友三軍擔任左翼，在鐵路以北前進，協攻茅村；鹿鍾麟擔任右翼，在鐵路以南前進，攻擊蕭縣；鄭大章騎兵軍集結於灣里集，掩護各軍攻徐。

各軍發動前，馮玉祥又叮囑韓復榘：「大軍作戰，先求不敗，而後方可求勝。」（註七）
十四日，第一、二集團軍同時對徐州發起攻擊。

第二集團軍第六軍（韓復榘）、第五軍（石友三），在鋼甲車、坦克車的支援下，合力擊潰鐵路正面的直魯軍主力褚玉璞、徐源泉部三萬餘敵，迫近徐州西、北郊，並以一部北攻茅村，切斷津浦路徐州以北一段鐵路，防止奉、直魯軍增援部隊南下。右翼鹿鍾麟之第九方面軍向徐州西南進展，攻克蕭縣，與北上之第一集團軍相聯絡。第二集團軍在沛縣、豐縣、單縣方面的助攻也頗具威力。至此，徐州已完全被第一、二集團軍包圍。

徐州守敵猶作困獸鬥，迭次向北、向東突圍，均被韓復榘、石友三兩軍擊退。十六日，徐州守敵一部終於自東北方向突圍而出，又被鄭大章騎兵軍追至魯、皖交界的韓莊以北，方得以倖

（註七） 馮玉祥：〈令韓復榘待機前進電〉，《馮玉祥軍事電報彙編》，卷三，第五頁。

存；另一支突圍敵軍千餘人向西逃至楊集，被跟進的劉汝明軍繳械。

韓復榘軍進至徐州以北十公里的茅村時，第一集團軍第九軍（顧祝同）捷足先登，已進入徐州城內。

第一集團軍第九軍軍長顧祝同親自到茅村面晤韓復榘。顧見到韓及其參謀長李樹春（李是保定軍校一期畢業生，顧是六期畢業生，李是顧的「老學長」）時非常恭敬，說是已在市內花園飯店為總指揮及參謀長準備好下榻之處。當時韓的司令部就臨時設在村中的一個大牛馬棚裡。韓說：「顧軍長不要客氣，我們都是友軍，還要共同北伐。我是個軍人，長官叫我打到哪裡，我就打到哪裡，至於我的個人生活，顧軍長就不必費心了。如果顧軍長還有需要我幫忙的地方，我一定盡力而為。」顧即提出擬從韓軍借用一批偵探。顧軍係南方軍隊，因方言關係，難以向敵後派遣偵探人員。韓慨然允諾。不久，顧便派一位姓王的中校參謀來到韓部，挑選三十名偵探帶回顧軍，期限一個月。（註八）

第一、二集團軍會師徐州後，鹿鍾麟建議兩軍合力進攻山東。何應欽因有所考慮而未同意。果然不久，寧、漢再次分裂，北伐軍事暫告停頓。

徐州會戰之後，第二集團軍將領紛紛到開封向總司令述職。韓復榘在報告攻徐經過時，特別提到南方軍隊中有一位指揮官很年輕，也很能幹，所指即顧祝同，其實顧僅比韓小兩歲。

（註八） 傅瑞瑗：〈韓復榘舊事〉，《縱橫》，第四十四期，第三十七頁。

從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十二月十六日，歷時兩個月，第二集團軍在豫東及魯、豫、皖、蘇交界地區先後進行了五次大戰，即馬牧集之役、第一次蘭封大戰、第二次蘭封大戰、第一次攻徐之役及第二次攻徐之役。韓復榘參加了除馬牧集之役以外的四次戰役，並都擔任主攻。韓在這幾次大戰中，將他在軍事指揮上的才幹表現得淋漓盡致，不僅讓他的老長官馮玉祥刮目相看，同輩中也對他心悅誠服。

韓復榘軍在蘭封大戰及徐州會戰中的出眾表現，與參謀長李樹春的運籌帷幄有極大關係。身為一名受過正規軍事教育的資深幕僚長，李以他超人的才幹和對戰爭規律的深刻理解，把軍事指揮藝術發揮到了極致。他的精細算計、靈活指揮與韓復榘的豪氣沖天、勇猛頑強，天衣無縫地結合到一起，相得益彰，煥發出無堅不摧的戰鬥力。正是這幾次戰役及緊接著的彰德大戰使李聲譽鵲起，引起何應欽的關注，為日後國民政府調李任國民革命軍參謀本部參謀次長埋下伏筆。

戰後，韓復榘及其統帥的軍隊威名遠震，成為馮玉祥手中的一支威懾力量。一九二八年，甘肅河州發生叛亂，而且愈鬧愈大，甘肅省主席劉郁芬飛電告急。馮自南京電劉：將派韓復榘、石友三部入甘平叛，令速修飛機場及坦克通道云云。劉將馮電全文刊登《新隴日報》，以資鎮懾。實際上，馮、劉只是虛張聲勢，用「狼來了」嚇唬叛軍。

在蘭封大戰及徐州會戰中還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那就是騎兵軍軍長鄭大章。

在豫東與蘇北戰場上，鄭大章率領騎兵軍迂迴包抄，左右穿插，如同行雲流水，更與韓軍配

合默契，交相輝映，將步、馬、炮聯合作戰演繹得出神入化，有聲有色。

眾所周知，在馮軍中，軍校畢業生一般只能擔任幕僚，很少當上帶兵官。像鄭大章這樣一直帶兵，而且長期擔任中將軍長的軍校畢業生，在馮軍中恐怕是絕無僅有了。

徐州會戰之後，南、北雙方的軍事行動進入相對沉寂狀態，而盤踞在豫西南的樊鍾秀又倡言：當率二十萬健兒與馮周旋！

馮玉祥當然知道樊鍾秀不過是在虛張聲勢，但鑑於其變幻無常的性格，也不得不防。十二月二十五日，馮為確保後方安謐，調韓復榘軍至豫南漯河，一邊監視樊部，一邊休整補充。

樊鍾秀，河南寶豐人，家中兄弟排行第二，人皆稱之「樊老二」。樊弱冠之年，舉家逃難至陝北，不久落草，逐漸發展成一支規模可觀的武力，先後被陝西的靖國軍（于右任）及河南的宏威軍（趙倜）收編。最奇的是，綠林出身的樊竟於一九二三年率部南下廣東，追隨孫中山，被孫委以「建國豫軍」總司令的名義，在國民黨「一大」上又被選為候補中央監委。一九二五年，樊率部返回河南，在家鄉寶豐、魯山、襄城一帶尋求發展。馮軍出關北伐前夕，樊部正與吳佩孚軍激戰於荊紫關。樊不支，屢電馮求援，迨馮軍孫連仲趕至時，樊部已被擊潰，樊從此結怨於馮。樊雖出自草莽，卻是個溫文爾雅、白面書生式的人物，咸以「儒將」自居。

韓復榘率部乘火車沿隴海線，經鄭州轉京漢線，至漯河車站下車。因連續作戰兩個多月，疲憊已極的韓軍在漯河邊休整、邊補充，平靜地進入了一九二八年。

豫南重鎮漯河既靠鐵路，又臨沙河，是個水陸碼頭，距漯河車站五里就是郟城。由於交通便利，商賈雲集，市面很繁華，時有三萬多人口。

韓復榘將其第三方面軍總指揮部設在郟城縣東門外沙河河南岸河灘上的「美國醫院」裡。所謂「美國醫院」，是一九一九年由美國人創建的一所教會醫院，正式名字叫「善濟醫院」，還附設一所護士學校，院長、部分醫生和護士長都是美國人。院內有三座小洋樓和數排平房，幾株漂亮的大楓樹格外引人注目。據說這所醫院就是現在「漯河市第一人民醫院」的前身，只是院址搬遷了。當年的「美國醫院」現在開闢成了公園。醫院南邊，隔一條馬路，還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基督教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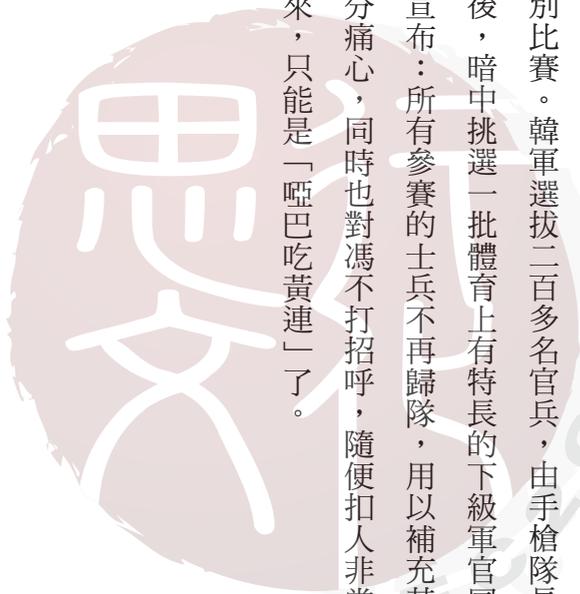
又據說，一九四七年八月，解放軍第二野戰軍自魯西南轉戰大別山，鄧小平、陳庚也曾在這所醫院裡指揮作戰。

韓復榘的指揮部占據了醫院的一座小樓，推開朝北的兩扇百葉窗，首先映入眼簾的就是熙攘繁忙的沙河渡口（當時還沒有橋）。河上舟楫往來，從傳統的木帆船到現代的小火輪應有盡有，從這裡順流而下，可駛入淮河、長江，直達上海。

韓復榘軍進駐漯河後，樊鍾秀始終未敢越雷池一步，彼此倒也相安無事。四個月後，韓軍北上參加彰德大戰，樊立刻在豫西南鬧起事來，抄了第二集團軍的後路，把馮玉祥打了個措手不及。到了中原大戰，樊又與馮站到一個陣營，最終被蔣介石的飛機炸死。

韓復榘駐防漯河期間，不時派出部隊赴舞陽、方城、商水一帶剿匪，維持地方治安。一九二八年三月，韓軍第一師張凌雲部進剿鄆城、商水一帶的悍匪史方成。史原係靳雲鶚軍團長，斬敗走後，淪落為匪。三月三十日，張生擒史匪，解汴槍決。

此間還發生一事，讓韓復榘很不痛快。馮玉祥在鄭州召開全軍運動大會，命令各部隊派員參加，並要求官、兵分別比賽。韓軍選拔二百多名官兵，由手槍隊長帶隊赴鄭州參賽。韓一向爭強好勝，凡事都不甘人後，暗中挑選一批體育上有特長的下級軍官冒充士兵，參加士兵組比賽。運動會結束後，馮突然宣布：所有參賽的士兵不再歸隊，用以補充其手槍旅。韓對猝然損失一批身手矯健的下級軍官十分痛心，同時也對馮不打招呼，隨便扣人非常反感。但韓又不能把「弄虛作假」的事擺到桌面上來，只能是「啞巴吃黃連」了。



北伐軍第一集團軍第九軍軍長顧祝同



安國軍副總司令孫傳芳



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六日，蔣介石、馮玉祥與第一、二集團軍將領在開封合影（前排右六為馮玉祥，右四為蔣介石，右二為韓復榘）。

